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參閱

朱司馬督蜀黔疏草

疏

朱爕元

恭報逆賊情形機宜疏

奢首情形機宜

切照永寧土地不過當一大縣兵不滿三萬人逆酋

奢崇明以旁枝拔起蒙恩獨厚故部檄徵調冀其報

效前撫臣徐可求、誼激遼事、輿疾赴渝、屢次催發、百計支吾、初則止報三千、繼而願增一萬、及誑得安家銀四萬兩、即分投行賄鄰司、招亡納叛、及點發之日、樊龍兵數突增數千、可求見其狂悖、溫言慰勞、許以權宜處給、而龍方用手一揮、萬衆叢集、槍刀並加、登時慘隕、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同知洪應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叅將萬全、指揮王登爵、同時遇害、巡捕佐領官員、併士民被殺、尚難查紀、是日援遼總兵項守魁、阿奉、樊龍借兵

五百併盛甲器械代與點名，詎料城內舉事，城外亦起。魁被毒打自縊，妻妾鎗重，悉爲賊有。部下永寧哨千總鄒世賢仍歸於賊，獨吳民望、張虎等倉卒空拳奪船奔脫。至雲陽縣，尚有七百餘人。知縣朱毅臣捐金養之，仍得赴省。九月二十一日，臣據承差方正清走報前情，當查閩司軍器不滿數十件，鎮遠營兵不滿五百名。一面調兵修備，一面行文撫諭，及撫之不得，乃謀救重慶。不意奢寅自統勁兵四路並進，至十月初一日，聲息漸近，通採輿論，咸謂內江有河可斷。

龍泉有險可塞而一時無將無兵行據成都府署印  
重慶府同知余新民薦報效官雷安庶冉世烘周邦  
大袁中繡等四人可用又茂州衛指揮瞿英領兵二  
百到省臣發周邦大領募兵一千協守內江發瞿英  
同雷安庶等三員共領調募兵二千在龍泉山據隘  
劄營又令指揮張愷率兵三百至城外二十里沙河  
舖防禦以通塘報十五日松潘衛指揮余弘緒等龍  
安土通判李泮各領兵五百茂州土官坤汝常等共  
領兵四百鎮西指揮百戶楊有功曹羽共領兵四百

俱到省、臣又令加銜都司周斯盛指揮秦明遠常恭、  
加銜都司劉訓、共募兵二千、各分四門、結營以待賊、  
不意賊初九日至內江縣、知縣何起蛟先已敗奔、初  
十日周邦大與賊遇於資縣、唐明渡戰敗投降、十六  
日賊到龍泉山、至十七日鏖戰、自辰至酉、瞿英同雷  
安庶、袁中繡、衆寡不敵、俱沒于陣、獨冉世烘、墜崖得  
脫、張愷聞風、即棄兵遠遁、臣見賊鋒甚銳、隨於夜二  
鼓、赴四門、各歛兵入城、堅壁固守、先是賊將發難、遍  
布細作、三次差人催促留守、建南頭、日黃光輝、通夷

共叛臣行巡上川南道副使趙日亨遣指揮魏民望將光輝用計斬之搜獲相通真筆在省劉訓與何若海尅期謀爲內應妖教甘聰鄧胡萬明等密與妖首劉文選相通在城內私自招兵千餘永寧僧覺照應天等五名假扮石砬差人希圖行刺本城方大德羅尚錦余應龍等四十七人預先投降給有免帖按臣薛敷政差調兵標兵楊進可等二名臣差金卜勝等十一人皆與賊通仍攜回文上城或欲燒祿米預備豐寧等倉或欲燒三司府縣各衙門乘間引賊率皆

敗露簡州生員王廷弼，僞扮乞丐，在城下投生，土通判李泮，吊解臣處，臣就其衣縫，搜出倡亂揭帖數十紙，俱陸續梟示正法。臣與司道皆目不交睫，日夜嚴防，而鄉紳周宇等，舉人齊芸芳等，生員胡祖烈、張瑜等，皆能協力齊心，在城諸姦，搜查畧盡，始得專意與相對壘。賊寅初來，不過四五萬，崇明與黨馮宜先後繼至，則已十有餘萬，大約瀘合江安仁懷桐梓永川榮隆富內資簡等州縣殘民，與無籍之徒，悉被驅使，且啖以財色，繩以嚴刑，不得不為效命。每日專用竹

守城先著



笆皮洞以當矢石、齊放毒弩以射堞軍、忽燒城門、忽挖城脚、鉤梯多干比櫛、殺人不啻草菅、繼而雲樓陽橋土山旱船、習竿火鎗等攻具、互換疊施、城中多有望見驚死者、按臣薛敷政、臣與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副使戴燦、胡承詔、恤部員外劉可訓、併府縣將領等、授兵登陴、與賊相持半月後、都無人色、度賊已驕、至十一月初二日、臣選勁卒突開北門、斬其渠魁王道達、奢崇義二人、先鋒廖鎮權亦中彈死、賊膽稍寒、嗣後西南東三門相繼疊出、屢獲奇捷、至十一月

二十一日巡土南道趙日亨遣指揮魏民望劉繼勳等率董卜高陽兵二千併睢州嘉雅兵一千松潘監牧通判段師文領兵一千三百入省城內軍聲益震四門逼其百有餘戰擒斬併銃矢砲石打歿共五千三十五人溺水者不計其數願賞者當即給明臣料賊黨必有仗義者屢次出示遣人行間賊目羅乾象胡汝高胡汝寧被虜生員鄒蔚然范祖文胡肇虞奉諭來降臣令立功自効自後日具賊情密報至正月二十八日四門大戰從朝至暮殺傷甚衆披靡不支

而援兵兩捷于郫縣再勝于新都賊知勢潰夜見營

外火起喊發狼狽而逃

大賊之退必傳令各營

至天明各門猶有來攻城者

有別隊向來攻城之理此微後城中師恐其出追

亦有打槍未返者一時聞信四散狂奔軍資器械強

也

半委棄男婦招降不復計數是日臣與司道雖分四

門俱應接不暇凡官兵拏獲併鄉村鄉來俱驗其額

無網痕併查身有刀箭鏡石之傷即梟示阿虎等三

百八十名其餘無據姑寬一面縱之逃生三十日援

兵俱到臣一面行布政司犒賞各官兵一面分布官

兵三路追剿併飛檄各州縣速率鄉勇併力截殺已

後陸續申報擒斬逃賊甚多，又據叙瀘道報稱奢崇明睡一小床，偷渡瀘州河，由茜草壩小路逃回巢穴。訖，又據巡下南道叅政王世仁揭帖內開：崇明於初五日歸巢，奢寅雖未見的確，然各處已無蹤跡。人云潛入理，亦有之等因。比查各處陷沒州縣，率俱恢復。祇重慶尚占，臣差人督促巡上東道副使徐如珂率同知趙其杰、併平茶邑梅石砬陳同知等兵分道攻打，又發石砬秦良玉兵一萬三千直走重慶，協力恢復。去後至本月二十六日，忽據叅政王世仁副使徐

久德報稱雲南沐兵在畢節激動水西攻陷畢節又  
發兵圍黔來助蘭酋兩日連接數報與符國禎等合  
取建武等因到臣看得逆酋父子以小醜而造大變  
臣守土無狀偶爾遭遇乃相持百日不能力啖其肉  
致令遯歸巢穴臣寔媿之今賊衆十餘萬殺傷逃散  
者已去十之七八被陷州縣衛所四十處率已恢復  
若乘其喪敗用張捷伐必先復重慶以孤犄角之勢  
給邊糧以防肘腋之變若水西鎮雄烏蒙等司頗有  
狐兔之憐喜作犬羊之鬪據所傳報殊爲可駭亟宜

宣諭，俾令效順。一面分布重兵於瀘州合江，建武仁懷四路，並進賊諒不能插翅而逝矣。至於招散脅從，尤爲急務。查賊黨羽多被勢迫，永人即吾人也。順而貸之，何必苛求。伏望明旨頒諭，但其部下能擒逆賊崇、明父子者，即准世襲。宣撫仍加厚爵，兩得者兩分其地。則內外四里百姓皆感聖恩之浩蕩，而且悞賊之貽累，必爭先効力以保身家而取富貴。何患夷氛之不靖也。至於樊籠圍困日久，似亦不難破滅。但各兵方聚，帑金未到，萬口嗷嗷，無計可措。今郊原



千里皆成瓦礫，此儕載道，號哭震天。若即欲議征，議  
派是驅之從賊也。臣慮內慮外，苦乏良同，非仗廟  
謨，曷由克濟。除諭鎮雄烏蒙烏撒東川等府各保爵  
土，毋聽姦惑，及將解到各賊，審明正法。馬匹器械，給  
賞官兵，從事併陣歿諸臣，失事州縣，與退怯官員，及  
先後一切功次，俱行司道覆查確議。到日另行具奏  
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請，亟催前發帑銀，星馳解  
蜀，以濟災卹，并行黔撫嚴諭安民，勿聽逆酋搖惑，附  
和擅兵，仍勒限沐兵作速前來剿賊，不許借口退避。

致誤軍機庶逆賊合從可消而官兵進取有賴矣。

選議將領疏

選將領

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據叙瀘道報稱逆賊  
逃回之日黨衆尚有六萬渡瀘僅止一萬餘俱潰散  
崇明獨臥一小牀偷走茜草壩回巢等因爲照逆賊  
既歸巢穴勢必糾合隣司犯我若不先剪重慶斷其  
犄角而宿重兵於瀘合仁納以待併剿則門戶得以  
出入無忌且將復聯渝州至於省城重地向來無備  
今賊雖退尤慎防閑合行查議爲此仰司官吏即便



會同按都二司各道逐一查議重慶作何恢復卽今  
上東道所督漢土官兵之外應否再添官兵策應瀘  
州合江江安納溪綦江仁懷一帶係賊門戶某處應  
置兵若干省城重地應留兵若干石砫土官告稱願  
復重慶回司應否留攻逆賊逐一議妥具繇報院施  
行等因奉此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張御史紙牌照得  
時當叛變正需將材今照諸邊及永州各處一時並  
缺萬難久遲合行議補爲此仰司呈堂即便會同按  
察司作速查議各邊員缺應否就近陞補蒙此移照

按察司該本司署司事右布政使林宰看得奢賊逃  
逃會合乘機追剿。但大兵未集。犁庭有待。各處要害  
急宜命將把守。查得叙瀘一帶。瀘州爲賊咽喉。上而  
長寧高珙建武接壤鎮雄十餘處。皆羊腸鳥道。在在  
係賊出沒處所。急當防禦。原設叙馬瀘叅將當循例  
增置以當正西一面。又合江當賊之北上而仁懷下  
至落洪赤水衛綦江。皆賊必由之路。水陸兼通。若無  
重兵防堵。則賊牽制瀘陽。而暗從北出。合江何以能  
守。播亂時原設有合江叅將。仍宜急補以成敘瀘犄



角之勢第十軍九帥事多推諉各路信地俱當專聽  
約束方可齊一以責成功今查得原任鳳陽列銜留  
守今協守南城范繼道各色把總今協守北城薛來  
衍此兩員者在城守能保障乎一友在出征可決勝  
於千里合無以繼道題管叙馬瀘叅將事自仁懷以  
上至鎮雄聽其分布以來衍題管合江守備事自仁  
懷以下至綦江聽其防禦其兩路兵馬各聽提調則  
官得其人人得其官可戰可守其以固疆圉而殲醜  
賊大有裨矣其員缺候事平日另議裁革等因回覆

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周著看得會城簡練營兵以爲防而石砮願往重慶以恢復無容復議外惟是瀘州乃奢酋出入門戶叙馬通乎烏蒙合建達於古蘭而鎮雄夾雜其中箐險山高夷多漢少合則狐兔遠難以夷而攻夷來若蟻蜂必須闌入而闌出則選能將督勁兵以遏瀘州賊突之路委爲急着查得南城原任浦口備禦新加銜副總原議管永寧叅將事范繼道堪授以敘馬瀘叅將凡敘馬建武一帶之兵聽其約束庶賊不能以精銳再出江安納谿蹂我內地

至於合江亦經由夾子口直抵奢酋巢穴。上達嘉猷下接重涪亦委須一將一隊爲瀘犄角查得加銜遊擊薛來衍堪授以合江遊擊其江津綦江一帶俱聽應援考諸征播蜀之東南守城護餉各增兵將而今日事勢委當亟爲設立者也等因呈詳到臣該臣議照抗敵摧鋒固需將領而分疆畫守宜設偏裨昔年播亂僅陷綦江一邑自處賊巢之中尚調各省大兵增置將官若干人方奏蕩平之績乃今藺賊蹂躪州縣四十餘處東衝西突全蜀震驚蓋以將領寥寥事

無專責故也。查得永寧一帶與水西烏鎮等處比鄰原設叅將，久已報闕。當茲逆賊狂逞，鄰夷蠢動之時，則設偏裨以資彈壓，誠不容緩。應自仁懷以至鎮雄敘瀘建武一帶設叅將一員，至於合江征播時設有叅將，此地旣爲蘭賊出入門戶，又當重涪上游，思患預防，尤宜備禦，亦應設守備一員，各畫地分理。及照范繼道薛來衍皆一時名將，在繼道以酋亂入省，在來衍以隨父還陝，經過成都，二官遂同在圍城中。日夕登陴，分門戰守，各一百晝夜，勞苦備極。今見在督

兵剿賊各擬事平優叙合無即以范繼道管叙馬瀘等處叅將薛來衍以合江等處守備管叅將事此二臣者皆可防邊討藺用寄干城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請將范繼道實授叅將薛來衍實授守備各照信地彈壓分理仍各統兵剿賊俟事寧另議改補儻效有奇績破格優叙地方幸甚

會勘催兵科道疏

會勘催兵科道

查得科臣明時舉道臣李達誼激遼事身請催兵入

蜀之日。意氣甚銳。一片熱腸。人所共諒。前撫臣徐可求蒞任未幾。促之東下。罷勉共事。分所宜然。不意逆酋久蓄異謀。突發大難。觀其慘殺之日。而有偽號告示。張掛四城。而永寧遵義俱於數日內前後交發。則知二臣實未嘗激也。惟是勇於任事。而乏長慮。却顧之謀。急於踐言。而少籌咨叅酌之雅。變出異常。衆皆歸咎。臣等採據輿論。其失有三。從來用土兵必用官兵兼制。二臣獨持議不用漢兵一人。不知渾河之戰。秦邦屏雖妹嫁石砮。實忠州人。久在省城練兵。又有



戰將如周敦吉鄧起龍等督之。故皆肯效死。非盡土  
兵之力也。乃衆口力爭。而固執不已。故自建昌建武  
應募而出者。則却之使返。逆賊崇明止發四千。又必  
欲迫之盈萬。開門揖盜。禍所從來。其失一也。蜀中自  
來徵調。例無安家。二臣忽倡一兵二十兩之議。蓋因  
敗衄之後。人情恇怯。非啗以厚利。不肯勇往。其意甚  
善。然亦當度蜀之力量。能辦與否。及部檄減定十七  
兩。計兵三萬。需餉五十四萬。雖有發帑之旨。譬之  
畫餅。人不肯信。乃欲以一月內盡皆應手。以致搜那

捐借處處懸磬，逆酋覘知空虛，其謀益決。公家未受其益，而桑梓先罹其害，其失二也。逆賊所與謀議，多係內地之人，二臣曾遣材官赴永寧催促，其不軌光景諒已萌芽，即渝城一偶犬羊叢集，肆彼野心，豈知國法自宜蚤爲體察，以防意外，乃明不炳於幾先，身獨脫於虎口，何以謝歿者於地下。其失三也。至於僞扮撫臣之肘鎖揚言土宇之刺面，皆構賊奸人，造成套局，以混聽聞，與二臣實不相涉，大抵慷慨任事之人，多少雍容集思之度，不幸而身與變會，遂滋多口。

顧其身爲 皇上耳目之臣，目擊東方潰決之勢，苟利社稷，惟力是視，意外之變，原難逆料，求全之毀，實有可原，臣等不敢曲庇，亦不敢枉其實也。

報總督移鎮辰沅疏

請補官發餉

臣惟蘭賊之變，於茲一載，賴督臣張 爲政攻戰驅逐，粗有頭緒，而不意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命救黔，改鎮辰沅，大旆一移，人心洶洶，竊惟近日事勢，東西諸土夷交起，助虐賊有翼虎之勢，我當強弩之末，視之太易，爲之益難，欲清蜀寇，必須會集各省，速救

黔禍蓋諸夷惟聽命于水西水西帖而四省俱無虞也。蜀之救黔必須由遵義蓋遵義距平越不過三站實水之左肘蘭之後戶。既斷其交通之路又阻其衝出之念一舉而兩利也。乃遵義道臣經年虛位新補僉事趙邦清該督臣題改川北尚在候旨未任。雖經督臣檄鄉官副使王景暫停巡視往監軍務乃自四月與臣相別八月尚在南川鞭雖長其及馬腹乎水西阿烏迷等數萬衆業已退去乘人心未附流離思返之日命將激衆鼓行而前新疆之勢可以復振。

且咫尺平越聲息相通。水旣懼逼。藺且頗巢策之最  
急者也。顧此非可託空言。必須有將有糧。有精銳敢  
戰之卒。而又總理分理。各專一局。庶可以委任而責  
成功。今三大將一遇害。二患病去矣。新委副將龍萬  
化。痿癱不起矣。監司三奉差。五告病矣。獨叅政吳國  
仕入南川。副使李仙品。劄納谿。監軍僉事劉可訓。入  
長寧建武耳。此千餘里內。賊衝出大道有九。而曲徑  
小隘不下百餘處。安能一一設防。况三邊荷戈之士  
缺餉二載。數至百有餘萬。而見集江干戰卒十有餘

萬正當喫緊之會，絕無分銀可支，報警告饑，紛如雨集。臣欲徑趨遵義，則敘瀘一帶賊船已成，皆謂臣避衝而就僻。臣欲專駐敘南，則東南下流，日夜報急，又謂臣圖近而舍遠。臣自四月至今，每見推官馮鳳雛求救之文，未嘗不泫然流涕，而有心無力，竟不能庇臣罪深矣。伏望 皇上勅下吏戶兵三部將臣議罪，褫斥，速簡才望前來任事，併選廉勇大將，立與限期，責成討賊。至臣前請帑金五十萬，伏乞 允發徑解軍前，務裨實用。楚中兌解餉銀，仍令蚤解，內有分蜀

二十萬兩近奉 綸音黔蜀通融但蜀中勒兵候餉  
專望此金爲命併乞 勅諭全解入蜀接濟地方幸  
甚

恭報蘭地善後機宜疏

蘭地善後機宜

先是臣切責五路將吏逼進龍場擒酋掃穴又慮酋  
黨懼死負固多方曉諭令其遵 旨擒酋建功贖罪  
去後隨有各路道將塘報官兵大至龍場齊入建功  
有差降將胡世孝王繼宗等奉諭擒獲僞都督李遠  
達蔡金貴及奢崇明妻安氏等臣恐元兇未得老師

匱財於是親抵戎行申嚴賞罰道經大洲江而水安  
永寧與詢問古蘭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衛一帶皆  
膏腴地也衛雖隸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造逆奉 旨  
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文武不惜軀命聚五路之師  
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逃奔境外尚未獻俘  
而蘭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  
得土爲利翻以養兵爲累故譚及改流輒多蹙額但  
二酋造逆滔天連年血戰僅而得之即欲仍置宣撫  
將與之誰人乎况永寧一塊土西自建武東至遵義



三面而環之。賊欲動則無處不可闌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遙。最難照應。譬如人腹心肘腋之間。去一虎可復進一狼乎。當聖祖時。天造草昧。西南夷無不畏法。故特就中設建衛。所以通血脉。徒用牙錯之義。殊少彈壓之威。浸尋至于二逆肆惡。橫行已無天日。在蜀以爲土司。而寬其文網。在黔以爲鄰夷。而置之不較。陰謀旣久。一朝驟發。殺官戮民。不啻刈草。此亘古未有之變也。尚可因循苟且。不爲長久計哉。以臣之愚。叅之衆論。咸謂當以赤水河爲界。自河以東。

龍塲後宋之爭神地只久而克定一帶悉以與黔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

還蜀就永寧城中設立道府與遵義建武互相犄角

則呼吸相應聲勢聯絡用以彈壓諸夷保護內地計

無善於此者若當事以為 祖制不肯更張則照黎

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衛所雖曰駢枝亦無不

可臣不敢侈開疆之名以滋多事但審地勢察人情

似不得不出於此惟聽 廟堂之公議 皇上之酌

裁耳至于二酉業已無黨無家入險遠遞或旦暮擒

縛或遲以歲月通未可知惟黔蜀唇齒利害相依屢

據該省撫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叅將林兆鼎提兵一萬殺衝羿子猥羅等關直入大分該撫臣卽畱合營臣又行令總鎮李維新搜籌事畢再發重兵應援外獨是蜀連年用兵公私俱匱庫藏括而又括錢糧借而又借小民之此僞未復膏血盡罄不戢自焚最爲可慮臣憂心如惓不能朝夕疆土旣清蚤宜確議一面設法將各兵漸撤以省民力伏乞 皇上俯賜裁定仍勅部院會議行臣等次第料理奏報庶西南夷羿之地奠安千萬萬年矣

簡兵屯守疏

簡兵屯守

臣行能淺劣，濫荷重任，適黔禍震隣，奉 旨協援，屢接黔省督臣蔡復一手札，移會春初舉事，臣因各兵調集，一面檄各將本年正月二十六日誓師，二月十一日會兵大方，一面移咨黔督，去後，至二十七日，遵義監軍僉事盧安世呈報到臣云：黔省大兵已檄正月十五日渡河，奉黔督令二十七日會兵水西城，臣遂飛檄永寧一路鎮道毋泥前期，俱于正月三十日點發過河，至二月初二日據盧僉事塘報副總林兆

四等廿三日於白蠟坎與賊對敵賊勢猖狂我兵出奇分三路包截將賊殺敗斬級三百六十三顆又據大將李維新塘報副將秦衍祚等前進赤水一路初五日至層臺有馬兵殺手至海子大路來截各兵奮勇對敵斬級二十顆生擒五名坐營劉宗良等前進龍場一路行至養馬司賊驟擂鼓渡河衝鋒追殺共斬級三十餘顆溺水死者無筭自是兩路賊俱深避不出捉獲黔省潰兵王佐等始知黔兵已退各將疑沮未敢遽進等因臣當檄各兵撤至赤水衛馬鈴堡

兩處屯扎，一面差人至黔省移問進止，知該省路苗  
蠱起，未能再進。臣思嚴兵待敵，已匝一月，賊雖遠避，  
必有狡謀，該省業已暫停，備師未可深入。隨於三月  
十二日，檄道將退還永寧，減汰新調，且耕且守。聊固  
我圍，獨是仰奉 成命，經營歲餘，不能建尺寸之效，  
以慰 皇上西顧之憂，臣之罪於是無可贖矣。顧  
碌碌所處實難，敢誦言而無諱可乎。夫奢崇明父子，  
雖未正業，街之戮然，黨羽擒斬，財用罄乏，獸奔鳥徙，  
仰人鼻息，所恨者安酋原非戎索，甘爲逋匿耳。臣稔

知安酋原非勁敵。去歲犯黔普定。三戰而三大敗。今歲犯遵義。亦大敗。夷之最驍雄。無如仲賢羅奇。前歲犯古蔺。一戰而擒斬。厥後傾巢犯永寧。又一戰而宵奔。官兵非畏之也。祇是一入其界。百徑千岐。既伴西南用兵難於地利退以誘我。又扼險以邀我。高山密菁。倚木背巢。深澗峭崖。無處非窟。重以陰雨晦暎。罕覩天日。雖有智勇。未免張皇。夫人能搏出山之虎。而難逐挺險之鹿者。形不利。勢不便也。今日用兵。全為三逆。即殺賊數千百人。而不得元兇。何濟於事。此一難也。兵既深入。夫

運必不能前。採野無獲。伏莽難防。無論利鈍難知。即戰而勝。黔滇不牽其前。賊併力邀截。必犯惰歸之忌。此二難也。據黔督移約。令蜀兵東出遵義。西進畢節。而黔專進綠廣。是蜀環賊之三面。而黔獨處一。又以水西城爲信地。計黔省至綠廣爲程二日。蹂綠廣至水西城亦程二日。自瀘州至永寧爲程四日。自永寧至水西城爲程九日。蹂遵義而進。無官程可稽。然大約須六七日。多寡遠近之數。迥然懸絕。此又難之難也。夫蜀民之困極矣。馬已竭而猶求。鴻欲集而無



所吸髓既空，揭竿欲起。外則建昌松潘羣夷，在在跳梁。內則屯戍各兵，嗷然待哺。畫地之餅難啖，無惠之法難振。如臣庸闇，實所不支。音馬援平交廣，狄青取崑崙，皆越二三年而始得賊首。當時未聞隣夷有如安酋之肆逆，亦未聞官兵直窮其所匿也。今日即不言戰而言守，遵義逼近酋穴，酋豈忘情。永寧赤水，原非蜀衝。奈地當全蜀之衝，羣夷咸伺新附未馴，勢不得不守。是蜀且新增二邊，稍有疎虞，難杜竊發。臣所爲日夜傍徨，寢食靡寧者也。願臣不獨爲蜀憂，且爲

黔黔○事○難○於○蜀○示○以○示○也○憂蜀尚有民而黔已無氏蜀尚能耕而黔久不耕  
無民誰則爲兵不耕何繇得食招募土司徒滋騷擾  
之害遠候轉運更多劫掠之虞計日而戰數米而炊  
前跋後蹙其苦更倍幸督臣蔡復一按臣傅宗龍皆  
赤膽勁骨四應有餘西南半壁自當廓清但願 皇  
上寬以歲月大發糧餉勿玩小醜而急捷伐之功勿  
惜小費而掣任事之肘務令完固根本剪除枝蔓足  
兵足食一舉而殲厥元兇即蜀局且不勞而結此不  
兩待之勢也臣方草疏據僉事盧安世揭報督臣蔡

復一將移鎮遵義。此扼賊項背。最得地宜。伏乞勅下戶兵二部。速議便宜。推廣餉額。專委任而責成功。戰勝固已在。廟堂矣。臣庸碌病軀。不稱厥職。仰望聖明立議。削黜俾存殘喘。高厚弘恩。銜戴其有極哉。

直陳黔省情形機宜疏

進勅机宜

臣一介庸愚。荷皇上重任。屢奉旨責成。條畫敢不矢庸竭駑。期效萬一。自歷黔境。乃知萬山皆苗。獨上下六衛。一線通道。迤西畢烏。赤永四衛。久被酋隔。計省城歸業者。尚不滿五百家。敗址殘阡。蕭條滿目。

祇有營哨各兵畧爲裝點該先任按臣傅宗龍以洎前督臣張鶴鳴皆逐衛設兵出據屯堡迄今滇路流通米不騰貴實有攸賴近日龍場六廣乾溝徻狼剽佐等處築城數座漸進逼賊大剿規模似亦粗立但此戰局也城多則守廣勢分則力微酋隔河立哨日夜耽耽譬則騎虎安能復下曩所恃者安其爵欲得官而效順今被逆彥逐入東川箐洞矣海子峒民兵居酋腹心頗有牽制今已淪陷矣入秋水涸酋必四出大犯此定勢也臣惟八年以來局面屢換或專言

剽而殺其獻功之人。益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撻  
伐之威。酋亦不附。今日之策在於以守爲戰。以戰寓  
撫。專講致人之法。嚴爲先事之防。將必求於摧鋒。兵  
必期於用命。爵秩太易。則精神全在競賞。提哨太多。  
老○於○兵○事○之○言○則臨陣反相推諉。業已申明備爲訂定。若墨陣紙兵。  
謬居參贊之職。白衣遊食。爭誇軒蓋之榮。此皆軍中  
大蠹。臣先從此輩破情斥絕。隨遍歷各隘。觀其營壘。  
移平就險。改近據衝。日取各將士較其膂力。多寡。試  
其銃弩槍刀。三試而不中程者。即行汰革。其地方最

李以符、皇、求、澤、結、於、報、小、功、專、一、以、大、賊、片、獨、制、方、公、  
為害者在於零星小功緣各將坐耗糜餼無可搪塞  
用兵當如是也何況因零說以激他變哉  
有虛報賊級而殺順苗以送驗者有一將已經撫定

而一將乘隙掩殺者有本來投順而詭稱設伏縛獻  
駢首就戮者夫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總是  
良民况六衛腴土儘多全賴此輩耕墾惟是殺不當  
罪事每失信遂致勾夷生爨叛服不常臣三令而五  
申之逆則必剿毋縱惡以養奸順則共撫毋此收而  
彼殺肘腋之間安靜妥帖然後一意圖賊募耕墾以  
資粒食懸賞格以廣招徠戮訛匿以定煩囂省差遣



以絕需索。清郵遞。以節虛費。把兵精勇者。悉收之。降將有才者。參用之。任忠實之士。司選。屢勝之。弩手。用一將。必求當一將之才。養一兵。必期得一兵之力。日夜孜孜。不敢怠遑。按臣蘇琰。與臣同心。持火攻。祕友親於公。署督造。試有奇効。一切指揮。風行雷厲。司臣朱芹等。道臣張允登等。皆拮据助効。不遺餘力。倘糧餉獲敷。三方畢會。臣自當親率將士。直搗長驅。若其勢有可乘。機難明布。用奇迭出。惟力是視。固不敢孟浪以蹈前車。亦不敢優游而稽天討。蠢爾小酋。伎

俚有限安位一駮豎子夷漢相猜各目爭政正夷運告終之日仰仗皇上威靈一二年間或可滅此妖氛以少靖疆圉矣

請四年新餉疏

兵餉

臣自二年三月抵黔查部撥餉額實滿百萬及安位納款臣於三年止請四十二萬蒙戶部覆奉明旨亦依此數但內如楚蜀協濟及上府額派銀共七萬四千餘兩乃十八衛營哨官吏各軍月支折俸又銅仁新增兵餉併於內支給况土府銀米向來不納至



若粵西折兵銀二萬八千兩。鹽課銀六萬五千兩。皆  
未有解。故昔年止欠餉九箇月。今缺一年矣。臣思疆  
圉多故。物力艱難。敢不加意撙節。但審時度勢。黔兵  
之不能遽罷者。有三。夫安位雖云帖服。然在我之藩  
籬宜固。神氣宜張。臣扼河築城。列兵守險。蓋以守寓  
戰。非以撫弛備也。夷狄犬羊。亦何常之有。雖懷以德。  
當示以威。是兵之不可罷者一也。安酋之叛。皆內地  
楊酋作亂亦專用德苗  
苗仲分頭濟惡。酋得漢民猶驅爲奴隸。而苗則恣意  
慘殺。曾無遺種。今兵革旣停。依然不納糧馬。腰間所

佩皆安酋偽劄若不乘此兵九一清餘姦黔忠終難  
消弭且其窟深籌密動需歲月去年五月內總兵胡  
從儀率叅將陳謙尹志道等攻狼壩喇之賊三閱月  
而始得賊首十月內林兆鼎率副將王國禎楊正芳  
叅將陳謙等攻擺金廬山亦三箇月而得賊首至於  
火烘司各賊雖連破七圍而副將商士傑叅將范邦  
雄除歲未得撤師近日又議九股兩江之役此兵之  
不可罷者二也查黔自酋亂除新添平越以至平清  
偏鎮止因征調轉運與夫驛遞夫馬之累逃徙幾半

然猶可言也。若是龍里起至省城，以逮上六衛，西四衛，十亡其九。今省衛居民幾及千家，亦多五方客民。其在野外者，舊巢故壘，且不能葺，而欲其處新擴之，疆成率然之勢，將以何人應之，故不得不留兵。給與閒土，誘以開耕，因而設哨聯絡，時加訓練，振揚我武，以銷逆萌。此其不可罷者三也。計曩時兵六萬有奇，馬三千七百匹，有奇。臣今一面簡閱，一面減汰。見在兵共三萬六千人，馬共二千匹，用以周防千里內外。聚之若多，分之甚少。業今諸司議定，那協濟二萬兩。

養總鎮標兵二千外，計三萬四千人。歲該餉銀三十  
五萬兩，計無所措。臣見在清丈新開疆土，業與諸將  
約，每年以新土所出抵餉二箇月。俟丈完，另議大約  
數中可減七萬兩。除粵西折兵銀聽解充遼餉外，其  
鹽課六萬五千兩已奉明旨，四年停止，不敢再乞。  
惟祈於湖北、湖南、長寶、衡永、辰常、郴靖八府州屬加  
派雜項內撥二十七萬七千兩零，以濟黔省。其各屬  
州縣有以別項預爲動支者，務須備足。俟數年之後，  
封疆諸事一一告成，生聚教訓，漸有勝勢。然後議裁

議減庶無後艱。再照黔發援兵一千二百名，查各省通例皆係自給月糧，但黔中事事皆仰藉於人，與別省原自霄壤，况楚餉已減十之六七，舊欠徵去一半，臣發援兵三次，行粮犒賞盡於月餉取給，再欲解餉贍兵，勢實不能。伏乞皇上勅部酌議，允臣所請封疆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董雲申七開叅閱

朱司馬督蜀黔疏草

疏

朱燮元

列城善後建衛世守疏

建設戍守

黔中地僻無狼不難于無險可濶而難于鮮戍守之卒然事屯禁據肥饒而又以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夷之法必先內固水西

戎信撫御誠治荒服之要策也  
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衍業已悉入版圖

大渡要隘俱築建新城。列兵據守。既有扼項附背之勢。當爲深根固本之謀。從來人土財用。原自相因。叅據衆議。必須分本衛所。責成有功。各將久任世守。不惟鼓舞激勵。用爲酬勸之資。且因以勞來安集。永杜窺伺之漸。請備陳之。安酋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普定適中之所。爲三岔。衆水至此。始滙爲河。織金臥這等酋。皆由此出犯。臣於三年四月內。牌行叅將范邦雄。在地方鐵王旗築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六十里。距河尚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

化處蔣義架底五哨以環之。由鐵王旗迤北與平壩  
衛相對爲思臘河。係應擦阿奎阿傀等各酋出犯之  
路。臣牌行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三十里。地名樂平。  
爲三路總隘。建城一座。移兵屯劄。又都司僉書任先  
覺率里民於七百房延河築一石堡。離樂平又四十  
里。由思臘而北爲簸箕隴。又迤北十里爲鴨甸河。又  
迤北三十里爲鴨池河。此則各酋會聚出入之大隘。  
與威清衛相對。隔一百四十里。崇禎二年六月。臣與  
御史蘇琰查此一路。羣賊如毛。先於距威清六十里



乾溝地方督副將楊正芳一面驅殺一面建造石城以便駐師及後過河戰勝臣因與撫撤出各兵劄於河上總兵林兆鼎率同楊正芳陳謙彭應魁袁可成覃載勳等各將兵於鴨池河岸上分定丈尺建城一座都司僉書任先覺亦於簸箕隴建一座皆上據高原而下瞰長流即一葦片刀無不然者自鴨池迤北三十里爲大索橋乃各賊暗渡之所已建一石堡又迤北四十里則爲六廣此酋千百年通省官道也天啓六年該前任御史傅宗龍行副將今陞總兵

官王國禎建劄佐等處五小城又崇禎元年前任督  
臣張鶴鳴會同巡按御史陸獻明行本官建龍塲大  
城一座題奉明旨命名敷勇臣履任後與御史蘇  
琰酌審地勢去河尚遠仍牌行王國禎責成將官方  
國安劉鎮藩於六廣河岸建城一座又於迤北三十  
里虎塲地方建城一座以防暗抄自此迤北三十里  
爲黃沙渡臣行袁桂芳於九莊地方築城一座距渡  
可十里又迤北六十里爲明家渡先是崇禎元年督  
臣張霍鳴行叅將牟文綬建城一座題奉明旨命

皇明經世編

朱司馬疏草

建設戍守

三

平露堂

名息烽。臣閱其規制稍狹。行參將牟文綬展拓。工未竣而奉調入衛。臣行袁桂芳同守備牟海奇修築報竣。今年二月又於烏江渡口築一小堡。過此河皆遶蜀境矣。以上各城如敷勇鐵王旗乾溝俱九里三分高二丈。鴨池息烽俱七里三分高一丈八尺六廣六里三分高一丈六尺。虎場九莊簸箕隴樂平割佐俱三里三分高俱一丈五尺。內外用石包砌。以上皆在酋地。控制河岸。用以防邊者也。貴州省城向苦湫窄。居民多在北關。酋變將積聚盡焚。以致大餒。臣行王

國禎楊正芳陳謙彭應魁張舜齡孫志學袁可成覃  
載勳等共築新城一千丈添造三門廣順州無城向  
苦賊害三年二月內行屯田都司孫志學定廣守備  
蔡紹周署州事都事馬登崑新築石城一座洪邊開  
科地方該河防道僉事沈翹楚親督築石城一座又  
安南普安二衛地方該叅政朱家民督率各將前後  
築新城十一座此該防盜賊竊發用以內固者也迺  
西四衛除永寧衛城堞無恙畢節衛安酋代修其赤  
水衛普市所摩尼站多被毀掘該道叅政鄭朝棟會

同總兵許成名督各將從新修造。用以聯滇蜀而馭夷通商者也。以上各城。木因於箐。石因於山。採取扛擡。則因之兵力。惟木石二匠。磚灰二窰。頗費價值。皆各將捐貲督兵。拮据其效。臣與按臣。或助工費。或犒工匠。俱載部冊。爲費頗省。臣據各將報到工次。恐其苟且搪塞。於今年正月初八日。自省出巡。南至普安。北至烏江。遍歷查閱。至二月十七日。回省查驗所報。俱符。中有未建月城。與丈尺稍不合者。摘出修補。今四月內。陸續具報到臣。該臣看得城垣立則屯割有

區田土闕則粒食漸廣與酋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十里息易聞哨探聯絡若守之俾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勃勃各懷出谷之思臣惟久任屢煩明責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禎爲總兵不惟人地相宜且見功苦得酬將士暮氣劃然一開此亦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於左

一設建衛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十一座廣順開科等處皆係內地祇是整頓舊日營哨因壘爲守不

煩更置、惟沿河自三岔起至於烏江內如鴨池、敷勇、  
各宜設衛、鐵王旗、息烽、各宜設一、直隸守禦千戶所、  
敷勇則以六廣、虎場、九莊、烏栗爲四所、劄佐小索橋、  
凹絞設爲三哨、鴨池則以大索橋、簸箕隴、乾溝、樂平、  
爲四所、七百房、安家橋、麥城設爲三哨、鐵王旗則以、  
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底設爲五哨、息烽則以烏江、  
明家渡、落那開科設爲四哨、大小相權、如臂使指、無、  
事荷甬而耕、有警一呼可應、爲長久計、似無出此、伏、  
候 聖裁、

一久任世守查得沿河一帶同爲首地今俱各將戍  
守應增新缺除總兵王國禎外如鴨池副總兵楊正  
芳安莊副總兵商士傑鐵王旗叅將范邦雄六廣遊  
擊方國安初守六廣今調狎狼遊擊劉鎮藩樂平遊  
擊金良田九莊部劄遊擊袁桂芳兼箕隴僉書任先  
覺皆應責成久任內范邦雄應加副將方國安劉鎮  
藩應加叅將袁桂芳應與實授敷勇鴨池宜設指揮  
各三員千戶各六員百戶各十員鐵王旗息宜設  
指揮各二員千戶各四員百戶各六員擇其勞久功



多且專任版築之役者。容臣酌議叙題世守。再照九司尚存其三。如養龍司土官蔡啓東。底寨司土官蔡應吉。乖西司土官楊光綬。家口俱被殺虜。或無助逆實跡。應照播州袁初。袁切事例。改爲世職副千戶。附入息烽。其產業悉聽照舊管業。庶省此贅。瘡且便控制。伏候 聖裁

一監臨提調衛所既建。將士碁布。則勢易相畸。而力亦易分。如總兵官王國禎。整飭沿河一帶。奉有 明旨。如責成駐劄龍場。時時巡歷經理外。中間統馭查

覈必藉監司。如沿河巡視兼理屯田。此河防道責任。然官係添設。未必久任。如鴨池鐵王旗一路。應隸威清。清安平二道。敷勇息烽。應隸貴寧。畢節二道。屬威清。安平。則安順府爲提調。屬貴寧。畢節。則貴陽府爲提調。各有界限。庶便責成。伏候 聖裁。

一官俸兵食衛所旣設。土地亦闢。添官必資俸廩。設戍必需口糧。相應即以地之所出。收取爲用。今計沿河一帶。地儘廣衍。惟是各將士從去歲至今。甫息水西之役。又有狼峒擺金。火烘兩江之役。未遑開墾。近

日又抽援滇省。故未能一一清楚。大約二衛二所安  
定之後。祇可用兵萬人。計舊例一軍授水田十二畝。  
旱地六畝。今應照二祖成例。量寬之。俾足自贍。其  
各官俸廩。亦就中取足。近日見兵除下六衛。省城併  
安南。普安二衛外。沿河一帶。幾及二萬。自此地可漸  
闢。兵可漸裁。今方寓戰於耕。後可即兵爲軍。其田見  
在清丈地方。豪強侵占影射。負固不明者。容臣一一  
以法懲之。伏候 聖裁。

一更易新名。二衛二所之地。經臣親閱二遍。公署衙

市雖云草創亦可棲止街市團集多者千餘少者亦有數百家。生聚日久自當改觀。如敷勇息烽于襄連雲有嘉靖氛恬波奉膚俱蒙 欽命新名。今如鴨池

鐵王旗樂平乾溝簸箕隴六廣九莊虎場開科鴨站阿機尾灑定頭小龍場亦資孔乞請 皇上俱賜新名。改易耳目。一振僻陋。其二術應設經歷各一員。二所應設吏目各一員。臣已行各將俱草創一署。合勅吏部選授伏候 聖裁。

分界酌議黔蜀兩便疏

黔蜀分界

竊照黔之迤西四衛曰畢節曰赤水曰烏撒曰永寧  
永寧衛與蜀各永寧宣撫司嚙界犬牙相錯向來彼  
此相安未有爭者自奢酋作難先將黔之弁紳士民  
恣行屠戮然後四出犯蜀其幸脫者或入箐峒或被  
掠買或逃入烏蒙鎮雄十年以來不見天日今幸事  
寧稍稍還集流離瑣尾之狀有不忍見者夫哀鳴日  
久誰無安宅之思黍離可悲宜與生全之計顧此衛  
爲黔蜀合縫之區若事不兩利情不交暢則措處失  
宜紛構環起非大公之道長久之術也總惟照 祖

制以清界限酌近勢以定規畫俾協於情而當於法則彼此自可相安而地方庶可鞏固臣不揣愚闇謬列五款於左統祈 聖鑒

一黔蜀界址查黔之永寧衛設自洪武四年屯田五萬三千二百九十畝其餘皆爲四川永寧宣撫司之地舊制宣撫司城垣衙署原在城外後因宣撫梗法生事議遷城內以便彈壓自是宣撫司各夷與蜀人多相雜而居者今黔蜀紛紛互爭甚至假威權以恣虐嗟此子遺多有不保生命者近閱邸報吏部已陞

有永赤同知蔣之芳、合責成本官到衛、臣移會蜀中撫院、委府佐一員查舊日街巷、自辛酉以前為率、喚集父老、將街址逐一踏勘、某為黔、某為蜀、某為宣撫司、各查出原住週圍丈尺、取各認狀、是黔還黔、是蜀還蜀、則公道昭而人心自服也。

一蜀鎮駐劄蜀之隔員最廣、設立總鎮、原無定所、惟地方用兵、隨處屯駐、如松潘、越雋、遵義、建武、皆有舊駐衙署、今奢賊既熾、水西就撫、西則普市、牟尼、赤水、南則瀘、衛、建武、交錯相環、永寧一塊土、反在腹裏、查

此衛係黔省按臣出巡考察與提學道臣考試駐劄之所今此彈丸地武士若林布滿街巷黔之軍衛士民曾不得聚廬而托足焉夫以金湯之大決不宜駐總鎮於黔衛查自永寧至瀘衛伍十里繇瀘衛至建武九十里相距頗近論形勝則建武扼控諸蠻最爲要害舊有衙署亟宜移駐即不然則瀘州衛或城外宣撫司舊基皆可駐鎮惟將此一衛仍歸黔轄庶疆界明白而流移或返此似不待再計者也

一川貴叅將查永寧衛原設迤西叅將一員統束衛



所各軍以資守禦及後改爲川貴參將兩省交轄除黔用衛所各軍外蜀以鎮遠營兵輪番撥防奢賊發難時參將久缺新推萬全尚未履任以致縱橫無忌今川貴參將武聲華及移駐瀘州衛舊制盡失且黔中衛所各軍分屯歸伍誰爲管束相應仍照舊制移駐該衛督修屯政嚴行操練兼飭蜀中防兵以修武事庶幾事有專責勢可兩利也

一四川叙馬瀘道駐劄蓋四川之有叙馬瀘兵備副使原用以整飭兵防保固邊境兼制鎮雄烏蒙烏撒

東川四土府責任綦重守道已駐叙府巡道已駐瀘  
州獨叙瀘兵備向駐長寧縣今復移駐叙城相距建  
武永寧爲期五六日最屬不便曩者永寧宣撫司棄  
爲外夷蔑有彈壓以致尾大不掉今簡土內外旣入  
蜀之職方自應就近統理合將叙瀘道署移入永寧  
衛宣撫舊基之內其於建武瀘衛相距不遠旣便飭  
兵蒐乘兼可鎮夷銷萌似爲妥便夫總鎮則議移而  
兵道則議入者蓋文臣法紀清肅隨從稀少軍民咸  
有依戴彼此自可相安也

一宜撫司內外四里。昔年攻入永寧，奢賊父子遯走。時臣未經履畝，審據降目，并蜀人習蘭事者，俱云奢賊地有內外四里。外四里地多平原，與江安納谿瀘州合。江仁懷壤界相接，向來俱蜀人佃種，照額輸租。其內四里與水西接壤，多荒山險固，惟古蔘州稍有腴土，俱係各日分管。奢賊責令輸當驛馬，蜀人曾未有至者。是時餘孽未靖，兵革方興，臣因其舊習，以外四里開屯贍兵，以內四里分給降將。叅據衆議，謂有三善：藩籬要害，人自爲守，一也；兵部題奉，明旨賞

格飛頗金侈用借兵土日酬官功道不煩另賚二也效忠者即給土授  
官俾諸夷各把日後具有榜樣三也各將如羅虬象  
仗義解圍擒斬魯仲賢等甚至賊當陣斃其妻子而  
不顧羅京周殺逆寅于險箐胡汝高先赴義於成都  
又畢應台鄆价王心一羅甫宋武張令等聽劉養鯤  
之招仗義擒寇共出死力皆懸望酬賞以彰大信今  
准四川撫臣張論移會疏稿深籌熟筭欲建長官司  
俾令世守業有確論其經理創始臣實首事不得不  
述其槩至於近日時異勢殊道鎮持議或有異同又

當隨時斟酌務求長便臣已在局外合應專聽四川撫臣與按臣酌量處分不必以臣議爲據也

回奏新舊田賦疏

清屯田

淮安平道副使楊先芳查議得黔省自遭大難軍民殺戮之餘或畱虜庭或避別境不可謂非流民也迨撫定以後有自水內送出者有自他省旋里者似已強半復業惟是十年音信雖杳而當日生齒甚衆或仍有未出未旋者懸以望其指歸之日則預講所以待流民者誠急務也查沿河新屯一帶地土廣衍蕪

蔓最多。或有官兵不能盡墾者。量留少許。以俟歸鴻。許其開墾成畝。寬以十年。方議起科。異日即爲科田。豈惟子遺有資。即屯制亦相倣矣。至於黔省額軍。承平不如國初。叛後不如承平。近查缺額官軍。數可槩見。乃議者曰。議勾補而隔省遼絕。緩不濟事。矧勾一軍多一事之擾。而黔省且不勝勾也。惟是加意招徠。似爲實際而上焉者。不勝其無廢下焉者。又不勝其薄削。正額不已。繼之雜派。耕耨未畢。呼之扛擡。甚且清屯一番。徒委瘠薄。而膏腴無恙。故不曰清糧。而曰

加糧。蓋田則猶是。而糧併之。就其常譚。可知夙弊矣。夫衛所各官。方斧方刀。以樹驅軍之幟。則聚者難保。其不散。而散者可令其復聚乎。欲令舊軍歸伍。請自慎選衛官。而正已率屬。鉏奸釐弊。即本道亦有不能辭其責者。等因。又准總鎮王國禎手本。前事該本鎮查得黔省夷多。漢少。緣通一線之路。置衛設軍。雖以漢制夷。則始有軍而未始有民也。漸次開闢。類皆楚蜀江右商旅流寓之人。墾土爲業。未嘗輸賦。與土司苗夷雜處。叛亂之後。殞命於干戈者。十去其七。故調

之絕田而餘燼子遺之民尚霸之以爲己物其無流  
民復業可知也其所謂軍者類皆傷粵楚豫之人抽  
調戍守屯有常額與苗寨相錯或單丁故絕或兵火  
逃亡十存三四故屯多拋荒勾之則隔省遠絕竟不  
能補伍即有招復難敷舊額其無屯軍歸伍可知也  
故絕田則應給兵以耕而抵餉荒屯則應招徠開墾  
以贍兵以土地自有之利養守土衛民之人漸成土  
著兵農合一是在文武將吏設誠力行如本部院所  
謂清屯田練壯軍與之題陞加級查賊絕併科田以



備遷陞行取者等因。各回覆前來。該本司覆勘相同。前因呈詳到臣。該臣查得黔省自撫西酋之後。軍民漸次復業。臣與文武諸臣。勉求綏輯。分出新屯舊屯。科田三項。蒙 皇上就臣疏。穆然深念。仍恐流民之未歸。各軍之失伍。覆載弘仁。洞徹萬里。臣雖衰庸。敢不効末議。以佐德意。該臣等看得原疏所開絕田者。必其一戶盡被屠戮。始謂之絕。若戶丁尚存。與在逃新歸者。即入科田之列。其有士紳在外。即未歸而先求田者。查府縣有冊案。亦即給之。若其來歸而原無

業者則如道臣楊先芳所議將沿河曠土隨便給耕  
但恐其不就招徠斷不忍絕其生計也至於各軍在  
承平時已失祖額十之五六亂後更不可問若拘  
清勾之例止益追呼之擾不勝擾且不勝勾也計惟  
有清查屯額爲喫緊第一義蓋軍雖缺而屯固在按  
籍而清其原屯按屯而查其畝數不問是軍是兵是  
民果精壯願耕者即聽註冊服業兵耕之則除其月  
餉民耕之則輸糧瞻操兵與民即軍也軍歸而耕之  
逾期填實戶口何拘伍籍  
有一軍可省一兵軍即兵也以屯爲招局課耕而不

拘其籍以耕爲實者與業而不世其伍只求人人精壯處處墾闢人壯則耕戰守呼應自靈田墾則軍兵民于陬皆裕處此荒敗之區不得不爲通變之計。二三年來如龍里貴州貴前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等衛俱被殘破共集軍九千六百九十七名都勻平越新添清平興隆等衛黃平一所雖未殘破止存軍三千五百八十一名迤西永寧畢節赤水烏撒四衛普市一所殘破更甚已招回軍三千四百六十名業經不次申飭先將各荒土查清在案責令各官

設法招徠務令七分在屯三分入操每歲年終以開墾之多寡爲官評之殿最仍應需之歲月漸漸生聚非可以旦夕計功也

查明蜀省二界疏

水蘭地界

一曰遵義府沙溪地界遵義道按察使盧安世畢節道副使王台彥總兵官王國禎會勘得遵義之有沙溪天旺里也在平播時已定乃水西嘵嘵其詞必欲以萬曆年間李察院之疏爲憑及簡閱原疏夫亦何嘗不明疏內有遵義縣清潭沙溪等里字面又云自

渭河至沙溪塲陸目之地令水西照舊住種認粮等

語乃知同一沙溪而一河爲界在東爲里在西爲塲

舊時水南相爭其地時屬水時屬南要當以原界爲至彰明較著矣天啓初年水蘭交叛遵義孤懸人民

逃竄彼時府城尚失守安問沿邊一帶版圖哉沙溪

督亢之地鞠爲茂草一望無烟以故苗民荷插從事

於遵民棄而不耕之地日復一日遂聚廬而托處焉

非旣撫之後設立邊將敢橫行馳騁深入內地占據

也迨崇禎三年撫局已定遵義設有沙岩等七隘可

恃無恐舊民自遠方逃回者各尋故業則沙溪已爲

夷民奄有矣。問之水西，安位以一孺子蒙不曉事，全憑目把主使，亦如人家少孤之子，父祖所遺山畔田畧，全未口授，是鄰是已，亦烏得而知之。前此之執客不退，無怪其然也。崇禎六年奉 旨清畧黔蜀督撫兩院從實回奏，奉有 明旨責令退地。今三職奉兩省四院憲行，於七年四月初十日抵遵義府親履鎮南隘沙岩營，沿河一帶，喚集舊日里民逐甲清查，水西安位亦差漢把陳國基，隨道鎮往勘，已曉然于順逆之形，向背之勢，噤口無說矣。忽有水西頭目小烏

謎者、水內之雄、百夫之特、偶有憾於安位、聞有清界之舉、將沙溪天旺二里數年不明之上、負冊以獻、開載甚明、一時負固寨苗聞道、鎮既至、又聞阿烏謎投、跡難以含糊、各各震恐、不煩驅逐、奔突窟伏、惟其啄矣、隨將沿河一帶立碑七座、西水東遵、界限分明、從此以往、遵義舊民可以復業、而每年一千有奇之糧不累、別里包賠、可了數年未結之局矣、然而職尚有說焉、遵義今雖新疆、原屬播土、已非腹裏安孟之地、而沙溪一帶、又隔府城三日、與夷爲鄰、萬苗環堵、如

蜂如蟻即如清界一事煩 聖明天語諄諄黔蜀兩  
院舌敝頰禿飛檄如雨數年尚同築舍直待兩道一  
鎮穿箐冒險拮据念旬而始帖然第道鎮爲 朝廷  
清界不能爲遵義守界萬一道鎮來而遯道鎮去而  
復來彼衆我寡彼近我遠彼強我弱將柰之何是必  
嚴諭沙岩鎮南諸將操練兵卒摩礪以須防衛耕民  
倘有越界侵疆占土者奮勇截殺不得以壞撫局爲  
名偷安異懦藉口卸擔庶狡夷割斷覬覦之心邊民  
得受清寧之福西南不拔之基永奠於今日矣等因



會詳到臣、該臣看得水西有沙溪場、遵義有沙溪里、止以一河爲界、遵義府因地方隔遠、且遭兵火、久失清理、以致雜苗混占、拾有五年、卽安位幼穉、通未之省、今兩道一鎮、穿箐履險、親行躡勘、經二旬而始得條緒、各苗聞風、俱各趨避、立石七座、界址已明、又據遵義道臣盧安世報稱、定界之後、五月初二日、西日小阿烏謎、將逃將游朝柄父子、自火焰峒內擒解、處奴具見效順、以後責成監將嚴飭于陬、自無他虞、無容再議者也。

一日龍場壩水蘭地界查得龍場者乃水蘭各寨之夷每遇辰日聚集交易之所迤南爲正西里迤北爲以臙里先年自奢崇明襲授宣撫卽與水西奢社輝爭此二里屢屢讐殺該兩省撫按各臣具疏該科叅部覆內開爲照水蘭相構各執一方據黔蜀兩撫疏陳頗未詳哉其言之矣顧黔蜀之處分微有異同則水蘭之紛爭終難結局故自黔撫言奢寅不宜爭正西以臙之地致起釁端併臙列其諸不法狀而欲革其襲替以及其父崇明之冠帶如此則社輝之計遂

矣其何以服永寧之心乎。蜀撫言社輝不宜假崇德崇儉之名。紊亂宗派。以陰瞰其爵土。而欲將正西以賦二里查。非賠償。不論管業久近。斷歸蘭州。如此則奢寅之欲足矣。其何以塞水西之口。此科臣所謂兩撫之處置。皆未得其平也。今照兩撫併按臣疏。僉謂必須勘明地界。以杜後日之爭端。夫天下無懸斷之事。則勘之誠是也。但以賦正西之地。在水西自社輝始侵占者乎。抑自社輝以前安氏所久據者乎。在蘭州自崇明始被占者乎。自崇明以前或賠償或侵奪。

者乎。此則不待勘而可知者也。儻自社輝近日所侵自崇明近日被占。則蘭州守土自應還之蘭司。若侵占不自社輝。被占不自崇明。則各令照舊管業。不必以久遠之事。又開一番爭端。所謂以不治治之者也。亦何待勘哉。科臣謂不索於堯臣未死之前。以此詰奢寅。應無詞置對矣。等因。萬曆四十六年內。兵部覆奉神宗皇帝聖旨。是這處置水蘭事宜。俱依擬行。其正西等地。着該撫按官。即與查明管業。不許互構爭端。欽此。欽遵。在卷。查此案已刻載蜀誌。則其地明

屬水西矣。但水西始雖力爭，後忽和好，仍將此地安插。蘭夷與本部諸夷交錯而處，及奢崇明父子敗避，則專以龍場尅仲爲窟。水西不惟不問，且竭力護之。臣每遇漢把訴辨，輒責之曰：「旣係爾家故土，何以有蘭夷？蘭夷所處，即是蘭界，各目亦自語塞。今據蜀省所執，以尅仲壩爲蘭界，臣查有蘭夷奢宏見住此壩，即此是界，亦最分明。外如正西沔陽白兆岩上岩下等處，俱有蘭夷住民無恙，則原日舊址固盡在無失也。獨是龍場尅仲等處，深入夷穴，開闢以來，曾無漢

人得住自天啓三年臣因追拏奢賊始發總兵官李維新併副叅林兆鼎王國禎譚正修等親入其地俱云此地距大方只六七十里離永寧實有六日山峻箐深不產稻穀旁有滑石峒一種羿子天生獍惡如蟻如蜂即水藺不能制多棄爲旣脫臣惟禦夷之法治以不治旣來則安不使再開剿苟且水西業已納款豈殘藺尚敢負固每每持議欲四川總鎮差官帶舊日藺目過河查明藺夷住址俾照往例納款認糧毋許憑陵則界限旣明而葛藤可斬乃總兵侯良柱

併叙瀘道臣常任賢持議必欲於龍場壩設將添兵  
撫臣劉漢儒據議移咨商之於臣臣竊以爲不可大  
公處西平令以別修省中爲主

抵守邊者扼險未聞入險此地枕在夷穴四面孤懸  
限隔一河不便接應據議築城守渡設哨轉運捐有  
用以事無用無論經費不貲且內激蘭夷窮獸之鬪  
外挑水西扼吭之嫌釁端一開未易收拾昔年四川  
撫臣饒景暉欲差一官住龍場坐鎮黔撫臣張鶴鳴  
上疏爭之具有成案臣雖衰庸亦有血性豈敢不圖  
疆理而苟且塞責但考之成案質之輿論處置之法

不過如此，疆場利害，理當暢言，未敢創可喜之譚，以釀無窮之害。此臣迂愚之見，與蜀相左者也。

水西夷漢各目投誠措置事宜疏

措置投誠  
把月

臣於本年六月初二日准兵部咨為塘報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貴州督按并安位安祚遠各題奉緣由，俱奉明旨兵部看議具奏。欽此。案呈到部，看得安位安祚遠穴中蟻鬪，各詞叟叟，據安位疏稱祚遠為叛主，據祚遠疏稱安位為叛。朝廷而該督按詳報情由亦各異同，在督臣惟恐開封



疆之隙在按臣則欲犁掃而臣部執其兩端參酌事  
勢無論安位在時據龍塲侵沙溪即孽位歿後諸把  
弄權不請命 朝廷遽立隴氏之子且申文謬妄曰  
中興曰天與全無領忌儻置之不問聽其自迎自立  
不明不自養成尾大之勢西南半壁從此無寧宇矣  
論法自當聲討况有來歸退地所向無前視水西餘  
孽直腐鼠耳在我固不屑因人成事以自居於不武  
而以夷攻夷亦 朝廷操縱之法未始不可酌而行  
之但今安位已服 天誅而祚遠亦患痘斃以水西

片地爭戰正未有已合 勅該督按查隴與安果否  
嫡派中興天與等語是誰奸把僭稱不告 朝廷擅  
立宣慰是誰奸把主持一一查明擇一親而賢者立  
之庶穴中之鬪可寢而西南一隅不致於騷動也崇  
禎八年三月初七日本部題初十日奉 聖旨安烏  
俱斃亟圖善後已有旨了據報擅立隴氏呈詞狡肆  
着該督按詳察情形熟籌措置仍一面將操縱機宜  
明白馳奏不得玩延釀釁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備咨  
煩照 明旨內事理定限八月中明白具奏等因到

臣准此。又於六月二十二日接閣邸報內見兵部覆順目投誠一疏內云。改土設流。不如分土世官。似屬長便。區畫之策。則惟有分別黔蜀各轄。以蜀責蜀。以黔責黔。相機操縱之一法而已。如蘭土蜀轄也。聽蜀撫規畫。水西黔轄也。聽黔督規畫。有來歸者。即以祚昌爲例。率萬人地土至者。授指揮。率數千人地土至者。授千戶。率數百人地土至者。授百戶。歸附旣衆。負固者孤。尋亦當回心向化。此中國治夷之法。於計最便。但目前順目無幾。而逆目實繁有徒。若執一行。恐

釀他變。漢法戎索。該督撫身在地方。自有機宜。又非  
臣部所能遙度矣。四月二十六日。覆奉 明旨。內有  
水西各目。有無舍舊圖新相繼來歸者。一以祚昌爲  
例。着該督宣布恩信。招攜懷來。乘時綏定。欽此。該臣  
遵奉 明旨。就經牌行帶管畢節道臣楊森。併總兵  
官范邦雄。宣諭外。該臣案查先據宣慰司安位妻祿  
氏社柱。并目把杓佐化沙周世儒等。呈稱。卑司與普  
安東川鎮雄等府。原係同派分枝。百世相沿。互相借  
繼。如昔年安紹慶隴懷王之例。今卑司宣慰安位之

嗣當立，干係地方，時不容緩，就經齊集四十八目一百二十宗親，一千二百夜所，及掌衙漢把、鄰近土司、億萬叟童，選立親枝賢能，萬舌同推鎮雄土知府隴懷玉之子，居長且賢，况係祖父老宣慰安國亭正派重孫，例當入繼，卜定官名安天與，承頂本司宗嗣，統制闔司，世篤忠貞報國，從此立見太寧。司運中興有主，毫無他意，大愜輿情，懇祈會題等情。據此，又據宣慰司管下頭目白沙永則、阿烏謎、察架喇白你等呈為遵奉，循立親枝，以正名分事，照得宣慰安位陡疾。

身亡于時衆目未齊比在大方目把驚惶痛傷恐受  
撫之初民心搖惑議借鎮雄之子繼襲隨具申詳蒙  
恩鑒察不容以隴易安各日感激難容含默竊念卑  
司世守西南歷代附順自祖霽翠蒙 太祖高皇帝

授中順大夫世襲土官宣慰使加鎮國大將軍三珠  
虎符傳流至安佐生安萬鍾萬鑑萬銓三子萬鍾承  
襲正德年間被逆殺歿無嗣奏經勘問令親弟萬鑑  
繼襲鑑生安仁銓生安智鑑因病故安仁年幼詳令  
萬銓借官扶侄安仁既長萬銓還職退居臥這後安

仁病故遺子安國亨，年幼又復詳令萬銓借官扶孫。國亨既長，萬銓仍又還職退居。臥這養老，國亨長子安民早故，次子安疆，臣承襲無嗣。三子堯臣承襲，生今已故安位，安銓子安智，生安國禎，禎生長子安邦。邦生今臥，這安世見生長子安承宗，舊案宗圖可考。議親議嫡，義順禮和，即錄萬銓兩次扶讓之賢，亦難泯奪。就該各目會集漢夷耆老大小夷衆，照依俗禮，願立臥這頭目安世長男安承宗爲已故宣慰安位宗嗣。非周世儒等假借鎮雄之子，致煩本部院駁查。

據此又據四川烏蒙府呈爲懇察原情俯允夷俗以服夷心事切照卑府護印撫子女官隴氏海霸乃鎮雄府加銜叅政祿氏之女母子効忠報國朝省皆知禍緣藺奢作叛糾股水西頭目安邦彥等協從比時安位尚未出幼位母孤孀難制暨後該司再四懇求氏母欲聘卑府長女祿滄爲水西正女官母云水西烏蒙本係世代親姻但烏蒙世稱忠順該司不合從逆既要求我孫女必須聽撫悔禍自新方便主此親事後崇禎二年邦彥就戮該司聽撫崇禎三年差九



捲頭目前來求親，見得悔過聽撫，及母命難違，只得詳允。至崇禎五年，該司公出九十九件夷禮來府交奠。兩府祖宗約定八年内于歸，不幸安位病故，切思夷俗原與漢禮不同，凡生女子一許某府爲親，交奠之後，稍有不幸，則女之冤靈送歸伊府交割婆家。祖宗設若男家不幸，女送伊府立正，以聽承繼。今位雖故，平府長女委係該司目民公禮定爲女正官，交奠祖宗明白，生爲安氏人，死爲安氏鬼，伏望軫念母氏存日頗效微勞，平府拒或不容叛逆，母子忠順。勅

旨見存懇賜俯允夷俗送女祿滄爲水西正女官其  
繼後之人專候上司定立伴氏女免致終身失望  
天朝興滅繼絕之恩爲不孤矣等因又據烏撒府土  
知府安其爵呈爲懇給冠帶安置女官以服人心事  
竊照子承父襲雖爲正道妻繼夫職實係倫常有職  
妹安其性婚嫁安位原係命妻乃自名正言順當已  
通報三省不意安位物故西目離心地地方溷亂卑職  
所懇惟在安置職妹管束民心儻若不賜安插不惟  
職妹無歸亦且各目無倚尤恐鄰夷不忿爭構終無

了局。懇乞大彰舉廢之典，憐念寡孤，賜給冠帶，安置職妹。庶西目權歸一統，衆夷干戈永息。等因。各申呈到臣。據此。該臣會同按臣胡

看得安位故後，夷

漢各目把紛紛圖立。臣查隴懷王雖安國亨之孫，與安位稱同堂兄弟，但係庶出小枝，且無以隴繼安之理。臥這宗派，雖則倫序相應，而久處箚中，衆心不附。若烏蒙之女，雖許嫁而未婚，安其爵之妹，雖已嫁而被逐，皆於理不順。臣已俱行禁阻。即於三月十六日，隨委標下中軍叅將譚正修，督率官兵二千員名，前

往畢節坐鎮以禁各夷爭構讐殺再差總鎮標下加  
銜守備李先躍標下叅謀遊擊鄒蔚然前往大方傳  
諭俾各恪遵憲令去後隨據隊這頭日安世呈爲遵  
旨分官以息爭釁并獻宣慰公地聽候設置以安邊  
夷事照得甲日與新故宣慰安位同祖親聯誼切派  
嫡凡遇絕繼承續無疑去年安位身故無嗣遭奸化  
沙化漏劉光祚周世儒楊啓鸞艾天申等謀劫強鄰  
盜印私與鎮雄妄議隴懷玉之子承襲荷蒙上司不  
容以隴易安於時頭目白沙老烏謎察架喇等感恩

奮義求立早目，在早目思維繼襲，必奉公推不敢冒承，以干明禁，尋蒙兩省題疏奉旨，有改土設流與分官世守，孰爲長便，欽此。仰蒙本部院念改土必盡去夷，不可勝誅，而費餉必大，若分官尚可留善，不但止武而施仁，亦寬是以諸夷畏威懷德，若察架喇老烏謎那則自鋪安正中阿住隴革白徐安白熊世忠隴勝阿沮等同李奇芳周廷鑑等，俱先赴見首沐恩賚宣慰部黨已收過半，漢把五千盡出投誠，無奈鎮雄執印以貪木勝之地，木勝乃黔土也，豈可益蜀之

強夷化漏襲莫德之兇化沙藉鎮雄之力表裏挑激  
百計周張欲逞一狂以搖三省不仗部院德威禍亂  
何可輕言卑目居在火掌木空河外處此惡黨歸宗  
阿母遮織金納恩魯歸之中冀恩而出見不能懼禍  
而守備獨切節奉委官遊擊鄒蔚然指揮雷端揆并  
漢把李奇芳周廷鑑等傳示憲令卑目何敢不遵惟  
是分官一節各目有見管原業者有借管他地者有  
兄絕弟繼者而弟歿兄受者有人存而地爲人奪占  
者有地存而人亡無留者增削悉在上臺非卑目所

敢妄言其宣慰公地以著則窩化角木勝火掌架勒  
安架的都朶你隴胯等十宅吉插白兩朶內莊則你  
雪華化處土橋哥落比那仲巴仲女本捏租寫朶棋  
沙壟却壟西黑阿東普以墨四著罵箇等白勒莊寨  
宣慰既已無嗣地方應行歸籍各目必有假借呈獻  
欺冀一時榮利者惟甲日親同宣慰各屬正枝報獻  
始合順言收設乃居公道再照甲日先祖安萬銓曾  
奉上司委命兩次借職宣慰扶立安仁安國亨父子  
保其全地揭而還之國亨悻負讐奏多年今茲之官

何敢再冀伏候詳允將附近火掌朶你地方賞給管  
理并給本管地方世守執照仍比照往例給劄及弟  
安然安華世守原土執照一體頒賞等情據此又據  
頭目杓佐化沙化漏歸集劉光祚陳萬典楊啓鸞李  
時芳楊淮等連名呈爲傾心獻印獻土懇乞開恩分  
別功過具題早結新疆大局事竊照老烏欲立臥這  
僭竊異常廢立繇已終成尾大不掉悖違法度憲行  
佐等懼切履霜怒增髮指方議差漢把王允中投省  
控訴願將印土歸納朝廷隨舉義兵追逐奸逆老





烏謎內無容身之地、始脫命以賒生、佐等有訴在前、業蒙憲諭、近准委官李先躍傳宣、又幸蒙中軍廳譚叅將按臨、合將本司印信及合司地土投納獻明、衆口同詞、再無他意、獨分官世守之議、實係 聖明恩造、又慮奸逆生讒中阻、敢昧罪懇求、俯念羅施地土千里提封、今俱相率投誠、乃上臺德化所致、所有世職官守、應乞題准 明命下頒、庶夷民無有疑畏、大局底定等情、據此、又據大方專屬漢民總統頭人楊啓鸞、陳萬謨、楊德丁、士林孫應奇、吳一成、黃恩、高凌

弟等統領十三街鄉耆王青雲江月清楊舉善李春榮周寶彭汝順鄭開陽尤翰林黃應宜等五十多人連名訴爲率衆歸投等事，鸞等一十三街漢民共計萬有餘戶，入籍在內，歷年已久，今不幸宜慰物故，各目爭立，聞本委傳諭不准繼立，民等自應歸投，必要萬口一聲，方敢傾心出見。今幸各各投誠，訴乞賞給遵照安插等情。據此，又據叅將譚正修守備李先躍等各稟報稱職至大方畢節，傳宣恩威，就經給示嚴諭安插外，於時屢有接踵投出纍纍，臣量猶發回復。

業不能一一備述。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臣胡看得水西各酋倚險負固。干有餘年。從來疎節濶日。未能深治。今安位故絕。紛紛爭立。臣遵奉 明旨申明 皇上德威。三覆曉諭。夷漢各目俱改心易慮。具呈獻土獻印。用夏變夷。實維此時。臣查該司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 朝廷。各目私土宜聽分守。惟將田土戶口查勘造冊。徵其賦稅。則一切邊夷皆我赤子。其大方西溪谷里比那各要害處所。參據衆議。宜各築巖城。分遣各將督兵彈壓。自

可丕振國威。永銷反側。維是局而初改。播置方新。不  
得不寬以文法。普示招徠。查雲貴兩省處處皆設土  
司。即如定番。彈丸一小州。亦立十七長官司。二三百  
年。勢分力弱。並未敢有跳梁者。祖宗成例。似可做  
行。其臥這安世。係正枝。首先獻土。化沙亦係親枝。其  
呈獻印。似應各加土知州。職銜世襲。以示激勸。其各  
頭目。輸心向化者。應各授長官司。俾令世守。漢把李  
奇芳。周廷鑑。劉光祚。陳國基。袁倅。陳萬典。楊啓鸞。吳  
道端。丁士林等。招集納款者。或盈萬。或盈千。合照部

議分別授以世官。一切糧額各獮鬼最苦宣慰之苛。應照夷額十中減二。以甦其困。所遣撫諭各將深入化導。俾各效順。併應敘錄。以示激勸。臣愚未敢擅便。謹將各酋情形併措置梗槩先行馳奏。恭請 聖裁。

顧臣尤有說焉。夷地深險。步步羊腸。犬羊之性。一日

水西故疆既已分裂亦無大段強寇

但恐夷目各有仇隙不能安帖而隣近土司有利其數變。漢奸撥之。其狡百出。勢不得不需兵力。一面合

土地者因被播障適年來所以屢屢見吉尚遺廟堂

力版築。一面剷除頑梗。庶可建威消萌。計番長久黔

之憂也。今番後皆惟宜于疎節洞目之中寓勁彈存

省儉瘠。百務掣肘。一切經畫事宜。尚有疏所未盡者。

弱之計俟其或和或開而我皆徼其柄則得矣

容臣會同按臣陸續具請。除安祚遠所獻蜀省雄所

土地移會四川撫臣會勘明白併呈詞謬妄查明究  
擬另疏奏聞外伏乞 聖明垂鑒 勅部覆議行臣  
等遵奉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